

新派武侠小说

江南公子

张成 著

江南公子余文君上京赶考，揭露考场舞弊案，受陷入狱，幸被武林高手劫狱所救。由此弃文入武，游荡

江湖。

他因天赋奇高，又屡遭奇遇，最后练得上乘武功，报仇雪恨。“江南公子”名动天下后，又悄然隐退。全书情节紧凑，语言流畅，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新派武侠小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江南公子

张成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公子/张成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25-3141-4

I. 江… II. 张…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363 号

江南公子

张成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经售处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125 插页 2 字数 420,000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5325-3141-4

I·1529 定价:25.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主人公余文君赴京赶考，途中奇遇，获赠小宝剑。考试受人陷害入狱，幸被武林高手劫狱所救。从此“由文入武”，闯荡江湖。因其天赋奇高，又屡有异遇，练就上乘武功，方得报仇雪恨。最终在桃源山庄比擂，余文君与山庄庄主一战，令“江南公子”名声大震。但其淡泊名利，而山庄庄主亦顿悟世态，两人联袂出走，游历山水。

本书的一大特色在于主人公的由文入武，演绎一段令人叹息的情感与仇冤、性格与命运之争，展示武林及社会人情世态。不仅有仁义、情爱，亦少不了阴谋、贪欲；既有正义与野心冲突，又摆不脱情感与运数之纠缠。

该书可读性极强。情节曲折、跌宕，悬念迭起；环环相扣、动人心弦；却又有张有弛，安排得当；几次高潮使人紧张兴奋，又另辟蹊径娓娓道来。使书中人物命运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

书中人物众多，却又性格分明。诸如主人公余文君生性风流倜傥却又情感专一；花蝶娘子形似淫荡内心却端庄贤淑；“文武之道”张弛、魔剑传人金老头各具神韵。至于武林四大世家、九大门派、三元教主、桃源山庄诸位英豪，虽着墨多寡不一，但都跃然纸上。另外，大内三老、五王爷、三郡主、秦尚书等形象，莫不使人怅然叹绝。

书中武打场面设计巧妙、细致，颇具规模，显得壮观、大气。

全书语言流畅、隽永、性格化颇强又不乏幽默。

书之结构较为严谨，一主线几副线，层层铺垫。故事套故事，散而不乱。最终大结局突兀而收，疑团终解，余味未断。

目 录

第一回	才子赶考异人赠宝 侠女赴会歹徒阻道	1
第二回	忿而揭弊公子入狱 义然劫牢豪杰出世	19
第三回	金老英雄恼诛二老 桃源老叟险擒侠士	42
第四回	淫荡妇授艺余公子 恶道姑废功花蝶娘	65
第五回	秉赋高,江南才子出神入化 品行劣,大内三杨献乖露丑	88
第六回	救公子女娘口吮蛇毒 寻鬼医公子身斗黑泉	118
第七回	用餐无银余公子遭奚落 乞药有情贞婆婆赠丹丸	142
第八回	一儒生逞威五龙山 二前辈授功屋前岩	154

第九回	选盟主大门派遭非议 摆擂台江湖人凑热闹	175
第十回	陈家弟子力守擂台 林中黑泉独犯众怒	202
第十一回	追魔头余公子误闯青楼 阻公子宋姑娘意奏魔琴	220
第十二回	急于救人张弛困陷小山林 暗中援手异士谗退桃源门	232
第十三回	俏姑娘功惊武林 天极门誉损擂台	261
第十四回	秦楼主炫技小茶肆 肖掌门获艺荒野地	275
第十五回	大酒楼邂逅桃源秦公子 小镇外遭遇灵云恶道姑	294
第十六回	心怅惘返乡获噩耗 情怨愤赴京寻仇敌	308
第十七回	桃源公子喜交大才子 大内总管缓释余文君	319
第十八回	余文君误闹王府筵 三郡主偶知公子怨	339
第十九回	江湖阅历少,江南才子再度被押 官场黑幕多,王府管家初次使诈	351
第二十回	两侠士刑场前劫囚车 余公子青楼内斩仇首	368



第二十一回	剑魔诛戮武林高手成旧闻 师太力挫魔剑传人立新意	387
第二十二回	余文君野外练神功 五王爷御前遭谗言	412
第二十三回	黄鹤楼头题诗,江南公子惹麻烦 城隍庙前斗技,金环圣手逞神威	435
第二十四回	费心机方窥诡源秘庄 清神智才饮奇茶异酒	464
第二十五回	分光剑杀机惊桃源 天罗刀劲气震山谷	478
第二十六回	桃源叟寻机陷秦氏 史云龙仗义救众杰	503
第二十七回	众英雄惊悉桃源庄秘闻 秦院长心寒归元功玄奥	515
第二十八回	义愤填膺,桃源庄清理门户 情由可原,绿野地改选庄主	539
第二十九回	武林盟主退隐江湖 江南公子名动天下	555
第三十回	天下豪杰怀惑议变幻 世外高人借酒解玄机	568

第一回 才子赶考异人赠宝 侠女赴会歹徒阻道

虽说还是五月的天气，但日头毒得却让人喘不过气来，古道边柳枝无力地下垂着，稍有几缕烟丝儿不着风，直直地飘上天去。

古道上出现了两个人来，模样儿像是上京赶考似的，一个年轻公子带着个小书僮。小书僮身上背着一只包裹，脸晒得红扑扑的，满是汗水。他累得似乎走不动了，对公子说：“少爷，我们到那树荫下歇歇脚再走吧。”公子说：“不能歇，一歇下来，就不想再走了。我们一定要在太阳下山前赶到城里。”小书僮嘟囔着说：“你一身轻的，我身上可背着东西呢。看别人挑担不费劲。”公子瞧瞧他，也就答应了。两人在路边一株大树下找地方坐下，小书僮将水壶递给公子。

喝了水后，小书僮说：“少爷，我们真没必要折磨自己的脚呀，雇辆马车多好，又不是缺银子使。”

“你懂什么？”公子白了他一眼。

“我知道。”小书僮说：“你要查看天下百姓的疾苦，日后做官好为百姓们做点事，不过天下当官的，哪有为百姓操心的？你有这份好心，便怕当不了官。”

公子怒了，说：“你再胡说八道，把东西放下，给我回去。”

小书僮害怕了，忙说：“少爷，我说错了，你打我嘴巴。”说着自己给自己几个巴掌：“该打、该打，谁让你这张小贫嘴，惹少爷

第一回

生气。”

公子瞧着小书僮的模样，好气亦好笑，只得说：“算了，算了。”

两人在树荫下歇了会儿，正打算起身赶路时，忽然小书僮指着他们来的路说：“少爷你瞧，那人怎么啦？”

只见离他们数十步远的地方，一个秀才模样的瘦长老人，在烈日下，醉酒般地摇摇晃晃而来，最后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怕是个醉鬼吧？”小书僮说。

公子说：“去看看。”

两人走到卧倒在路心的老人身边，看那人年纪约在六旬以上，脸呈青灰色，躺在地上微微颤抖，甚为骇人。公子探身询问：“老先生，您怎么啦？”那老者嘴唇微启却说不出话来，满脸痛楚。公子忙对小书僮说：“阿平，快将他抬到树荫下。”

两人好不容易将老者抬到树荫下，将水葫芦口对着老者的口，喂了一些水。老者似乎好了一些，不多时，却抖得更为厉害，青灰色的脸上渗出一珠珠比豆粒还大的汗来。他牙关紧紧地咬着，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公子看着，急得没办法，对小书僮说：“阿平，瞧路上，如有马车便拦下来，要把他送到城里去，找个大夫瞧瞧才行。”

不多时，古道上传来马蹄声，一辆两匹马拉的篷车出现了。

书僮阿平跑到路中央，摆开双臂。驾车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控住马，停了车，冲阿平怒道：“小家伙，你找死啊。”

阿平嘻嘻一笑，说：“大姐，我小家伙不想死，还想救人哪，求大姐帮个忙，捎我们去城里找大夫。”

姑娘怒道：“谁跟你嘻皮涎脸的。我家小姐的座车是给人拉大夫看病的？快闪开，小心马蹄踩破你的小肚子。”

姑娘正待举起鞭子，公子忙上前欠身道：“姑娘息怒，小生这



厢赔礼。”姑娘见公子生得一表人才，儒雅可敬，不由得心有所动。公子道：“因有病人，出之无奈，求姑娘发个慈悲，车费愿加倍付给。”姑娘为难了，说：“我作不了主，得问我家小姐。”

正说着，车厢小窗帘拉开了，透着个老婆子的脸来，冲着赶车的姑娘嚷道：“琴妮子，你把车停在这儿不动，干什么？”她一瞥公子，又道：“跟小白脸逗闲嘴，也不挑个地方，快走！”

赶车的姑娘听了，一脸的不快，回敬老婆子道：“贞婆婆，你老这把年纪活得真可怜了，咱们话说得这么响，你老都听走了味，该到城里找个大夫给你老瞧瞧耳朵里是不是生蛆了。”

“死妮子，你敢骂我。”贞婆子大怒，正待发作，车厢里传出一阵姑娘清脆的轻斥声，两人便含怒缄口不言了。公子隔着车厢行个礼，大声说：“小姐包涵，小生余文君在此冒犯小姐座车，实是不敬，因有病人，需马上找大夫才行，万望小姐宽恕。”

“余文君？是不是号称江南才子的文君子？”车厢里传出姑娘的问声。

余文君忙道：“小生浪得虚名，实在是诗友们的抬爱。”

“请上车吧。”车厢里小姐说着，又对贞婆婆说：“替余公子把病人抬上车。”贞婆婆满脸的不快，却又不敢违背小姐的意愿，只得下车去抬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老秀才。

车厢不太大，不过四五个人坐在里面也不显挤，余文君将老秀才安顿好，自己在姑娘对面坐下。

公子向姑娘道谢后，姑娘便问那老者的病因。公子说自己不懂医理，不知是怎么回事。姑娘瞅瞅老者，吩咐贞婆婆：“将八宝沉香丸喂他服一粒。”贞婆婆却道：“小姐，这沉香丸不是寻常药丸，一共也没几粒了，怎能随便给人。”小姐不悦道：“贞婆婆，我爹要你跟我出来，不是要您老监管我的吧？”贞婆婆忙道：“老婆子多嘴了，多嘴了。”说着忙去拿出一只精致的小盒来，从里面

第一回

取出一粒枣般大小的丸药来，又不无讨好地对公子说：“相公有所不知，这药丸是小姐家祖传的圣药，有病除病，无病健身延寿，就是千金也难买到。”

老者服药后，脸上的青灰色逐渐褪去，显然，他的痛苦大为减轻了。

余文君心中感动，对姑娘道：“小姐大恩大德，难表谢意。”

小姐微笑道：“公子不必言谢。”又问道：“公子此次是否上京赶考？”公子点点头称是，小姐又说：“公子此番上京，定可稳中魁首了。”公子说：“小姐取笑了，小生隅居偏僻之乡，坎井之蛙，未见天地之大。此番上京一是秉承父命，二想一睹天下英才，不存夺魁之奢念。”小姐笑道：“公子谦虚了。我二叔及先生平常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是不出世的大才子，说什么‘才高八斗，貌比潘安’。”说到这儿，姑娘脸上一热，不觉泛起一片红晕来。公子被她赞得有点不自在、不觉视线投向姑娘脸上，只觉姑娘俏丽雪白的脸上缕缕红潮辉映，更见妩媚可爱，心中赞道：“真是美丽的姑娘，西子大概也莫过于她吧？”口中却问：“敢问小姐贵姓芳名，二叔、先生是谁？”

姑娘莞尔一笑道：“免贵姓柳，贱名玉絮。家叔名柳云凤，先生乃老童生杨承先。”

公子若有所悟：“柳云凤原是小姐叔父。前年他与杨老先生一同来寒舍，畅谈数昼，真是受益非浅。柳先生的人品、文章令人敬佩，其人豁达、爽朗，其文情义盎然。只是他淡于仕途，要不朝廷得此栋梁之材，于国于民有益。杨老先生为人耿直，文章古朴玄奥，融经济之道于字行深处，可惜他命途多舛，甚为不得志。不知他何时成为你的先生？”

“就去年，那次他与我二叔一同回来，因为原来的先生告老回乡，就请他作了我的先生。”



“小姐在杨老先生的教诲下，定是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了。”

姑娘说：“公子见笑了，女孩子识几个字就行了，谁希罕做文章，奔仕途呢。”顿一顿又说：“杨老先生太古板，我也不喜欢。”

公子笑道：“杨老先生不是太古板，而是太严格了吧？”

柳小姐笑道：“也差不离。反正我不喜欢——哎，我不明白，听我二叔说，你好像清高得很，怎么也热衷于仕途？”

公子未语，小书僮阿平接口道：“我家公子要为百姓谋事，做个清官哩！”

“普天下哪有什么清官？”贞婆婆插嘴道：“清官泡在污泥浊水之中，用不多时，也就发烂变臭，浊不可耐了。”

柳小姐说：“婆婆别胡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

小书僮阿平说：“小姐说的是。我家公子生于富门，而不愿享福，有钱不雇车，却让脚受罪，走东村，访西镇，遍探百姓疾苦。”

“是呀，我正奇怪哩。”小姐说：“不雇车子，原来想在做官前，先探天下黎民的疾苦，真是清官的风范。”

“别再损人了。”公子笑道：“八字还没见一撇呢。”

正说的得趣，忽然马车猛地一停，只听见琴姑娘的吆喝声：“找死啊，挡在大道上！”

古道中央出现了三个中年汉子，其中一个瘦瘦的嬉笑道：“没见过大姑娘赶车的。”另一个道：“只有小娘们骑毛驴回娘家的。”第三个一脸的下流相，说：“这会儿她驾马车，一回家就得给男人当马骑当车驾了……哈。”话没说完，琴姑娘早已气得举起马鞭，使劲抽去。那家伙显然是个会把子，见机闪了开，没料到琴姑娘这招使的是柳家的回蛇鞭法，鞭身虽然扑了个空，鞭梢却如蛇般倏然窜了回来。那汉子虽然跃闪的快，但还是让鞭风擦

第一回

了一下，麻辣辣地作疼。那汉子摸摸疼处，恼怒中夹着诧异，道：“倒小瞧了你这丫头，鞭上有些名堂。”琴姑娘道：“姑奶奶的鞭子专打蠢驴的。”

那汉子从怀里掏出一对兵器来，是两支墨铁打造的判官笔：“小丫头，让你尝尝老子的利害。”说着挥舞着双笔飞扑上去。琴姑娘惊叫一声，翻身从马背上跃出，躲过一招，嘴中骂道：“下流坯子，你当姑奶奶好欺侮的？看鞭……”她使出柳家回蛇鞭法来，那汉子先吃了亏，眼下不敢大意，防范得很紧，伺机进攻。

柳家的回蛇鞭法乃柳家老庄主柳宣龙所创，共一十八招，每招又各有十八式变异，变化多端，在江湖上鲜有对手。不过，琴姑娘从小姐处学了这套鞭法，时间不久，功力尚浅，一套鞭使下来未能伤着敌人，心就怯了。那汉子见状，不禁得意起来，道：“柳家鞭法不过如此。小丫头，看老子不活擒了你。”说完便使了个虚招，一跃而上，欲生擒琴姑娘。正在此时，突然一条乌蛇般的长鞭冲他袭来，吓得他硬止住扑势，一个后翻跟头躲了过去。只听见一个老妇人冷冷的声音道：“今天让你这个不知死活的東西开开眼界，看看什么叫柳家鞭法！”原来是贞婆婆出手相助琴姑娘了。贞婆婆对于柳家鞭法，浸淫了十年光景，有七八分的火候，鞭柄微微一抖，鞭梢像有灵性似的，围着那汉子的咽喉、眼睛袭来，吓得那汉子连连躲闪，魂不附体，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另两个汉子见势不妙，各抽兵刃而上，贞婆婆以一对三，毫不畏惧。三个汉子联手，亦占不了贞婆婆的半点便宜。正斗得酣处，道旁林中又闪出两个人来，一个是五十开外的矮壮老头，另一个是近三十的年轻人。老头冲正打得起劲的几个吆喝一声，那三个汉子便跳出打斗圈子，贞婆婆也收住兵器。

“哈哈，贞老婆子，想不到十多年不见，您老的功夫倒越发精纯了。”



贞婆婆一见这矮壮老头，不由得恼道：“原来是你呵，云中蛟！十多年不见，你倒派人来消遣我老婆子了，怪不道，这几个混帐东西敢这么放肆，没料到是你在背后撑着腰眼哩。”

“哈哈，老婆子的脾气一点也没变，我岂敢消遣您老，只是闹着玩呢。”

“那好吧，咱们的账往后再算，琴姑娘上车，咱们走。”贞婆子正想上车，云中蛟却道：“且慢。”

“干什么？”

“既然叫咱们撞上了，总得叙叙旧吧？”云中蛟笑嘻嘻地说：“我作东，领你们大伙到个好去处，乐一乐，怎么样？”

“谁有那种闲功夫，琴姑娘，走吧！”贞婆婆道。

云中蛟不死心，说：“贞婆婆，咱们是久不见的老熟人，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贞婆婆不加理睬，踏上车门欲上车，这时云中蛟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忍耐不住了，大声喝道：“慢着。”

贞婆婆转过脸，跃下车，恼怒地说：“怎么着，今天非得跟我老太婆较劲不可？”贞婆婆抽出长鞭，冲云中蛟道：“来吧，咱十余年没照面，今算撞上冤大头了。来吧，就斗一斗吧，料我老婆子不会比你差多少。”

“贞婆婆，您老误会了。”云中蛟依然满脸是笑，“我来此是请你们，不是与你斗。你我这一把年纪，还舞刀弄枪的争个什么呀？”

云中蛟这旁说着，边上那年轻人却耐不住了，打断他的话，说：“跟这老婆子罗唆些什么，干脆把她放倒算了。”

“你这小子要放倒谁？”贞婆婆不由暴跳起来：“你来放放看。”

第一回

云中蛟在一旁劝道：“贞婆婆，火气且压一压，跟我走一遭，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贞婆婆压着火气道：“今天可真邪乎，你要我们跟你去干什么？”

云中蛟说：“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贞婆婆问：“你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吗？”

“当然知道”，云中蛟道，“不知道我们还会来请吗？里面是川中柳家谷鼎鼎大名的柳家三小姐。”

边上那个年轻人却揶揄地道：“咱们总不会干巴巴地跑老远的路，来请你这丑老太婆吧？”

贞婆婆大怒，再也忍受不了，挥鞭就朝那年轻人扫去。那年轻人闪也不闪，若无其事地用手去抓鞭梢。云中蛟在一旁笑道：“贞婆婆，你还是把鞭子收回去吧，将你过去成名的柳叶双剑使出来，权可抵挡一阵，这半路出家的鞭法能顶什么用呢？”

贞婆婆越斗越怒，长鞭如蛟龙出水，围着那年轻人猛袭。那年轻人不慌不忙，潇洒地躲闪着，还不时窥空抓鞭梢。贞婆婆有几次想让他抓住鞭梢，因为长鞭上装有倒钩，让他抓住，这么一拉，还不将他掌心的皮肉勾掉？不过贞婆婆毕竟是老江湖了，她瞥见那年轻人的手掌与常人不同，好像戴着特殊的手套，因此她没敢让他抓住鞭梢。但自己拿着兵刃与一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斗了几十个回合却丝毫不占上风，这在贞婆婆的江湖生涯中还不曾有过，臊得她老脸没处搁了。一分心，不留神，鞭梢被那年轻人抓个正着。贞婆婆正欲用力挣脱，突然握在掌中的鞭柄传来一阵极其灼热的气流，一惊，不由地手一松，长鞭竟然被那年轻人趁机夺了过去。

“哈哈，这也算是江湖绝技之一？”年轻人极为自得，轻蔑地将长鞭扔给云中蛟。贞婆婆既愤愧，更为惊诧，问：“你是辽东莫



家的什么人？”

“贞婆婆算还不背世。”云中蛟说：“这就是莫家的二公子莫重霄。莫家的隔物传火神功滋味如何，要不脱手的快，你的手就得成焦炭了。早提醒你别使这种半路学来的破玩意。”

贞婆婆怒极，拔出两把窄而薄的柳叶剑来，云中蛟对莫重霄说：“二公子，这老婆子将看家本领兜出来了，大意不得。”莫重霄冷冷地哼一声，不以为然地仍以空掌与贞婆子游斗起来。

“好个狂小子。”贞婆婆心念一动，左剑卖了个破绽，待莫重霄揉身而上时，突然左剑一收，右剑划了个弧圈，剑锋朝莫重霄的左膀划去。这一招是贞婆婆的杀手锏，云中蛟早看出来了，但他恼怒莫重霄狂妄，心道：“让这小子栽个跟头。”所以就没叫破。

说时迟，那时快，莫重霄见剑弧寒光，心中叫声不好，也顾不上出丑，急中生智，突然倒地，连翻几个跟头，才算躲了过去。诚然这样，左臂亦被剑锋划破了一条长口子，鲜血即刻染红了左袖。莫重霄恼羞成怒，拔出剑来，说：“老婆子，你的手段倒忒毒的。”说完，左手一捏剑诀，右手挥剑舞动，使了莫家驰名江湖的赤雷剑法。莫重霄的剑很特别，弯弯的，剑身一片殷红色，剑法一使出，但见一片红色的光雾弥漫开来，隐隐有沉闷的风雷声。

贞婆婆知道此剑法的厉害，不敢大意，双剑缓缓划出，欲截断这片连绵不断的光雾。斗了十数个回合，光雾似乎淡了些。但是贞婆婆心里明白，这是赤雷剑法已发挥到较深的境地了，只感到一股灼人的热浪包围着她。她咬紧牙关，运气透过剑尖，欲冲破光雾的包围。但贞婆婆毕竟上了年纪，一开始又与三个汉子斗了半晌，这会儿觉得力不从心了，真想使出同归于尽的最后绝招来，忽然眼前银光一闪，压力顿减，红雾一下消逝了。

柳小姐握着一根银蛇般的长鞭，站在她身边。柳小姐本就恼这班人无故围截她的座车，令她生气又纳闷，那些出言不逊的